

周末回家的父亲

□王秀梅

太阳光线穿过院中那棵椿树的枝丫,斜斜地照进厨房,厨房里弥漫着葱花饼诱人的香气,更耐人品咂的,还有父亲那混合着香气与烟火气传递到耳畔的话语……

多年以后,我一直记得这一幕。

小学三年级之前,我和姐弟们一直随母亲在乡下生活。那时父亲在县城上班,每周六下午,父亲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从离家七八公里外的菏泽县城赶回来和家人团聚。

每个周末回家的父亲,在城里当国家干部的父亲,衣着朴素又干净的父亲,很少高嗓门吼叫孩子的父亲,这样的父亲,与小伙伴们裤腿一高一低、说话粗门大嗓的父亲们相比,让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太一样。父亲工作的县城,更是我无法想象的另一个世界,让我心生好奇与向往。

仔细想想,如今能够忆起的童年生活场景,许多都与周末有关——因为周末回家的父亲,会带给我们乡村世界之外的别样信息与新鲜事物,让我们不时收获小小的惊喜。

父亲有时会带给我们乡下难以见到的食物,比如我平生吃到的第一块面包。那天恰巧赶上我生日——小时候日子过得懵懂,我们的生日是由母亲记着的——听到母亲的那句关键提醒,父亲



遂将那香甜松软的面包分了一半给我,另一半由姐弟们均分。担心自己一下子全吞了进去,我把面包分成若干小份,每次只吃一点儿,将那份香香甜甜的感觉拉长了好几倍,像旋律美妙的老歌,令我每每回味,每每陶醉。

父亲平时话语不多,但他望着我们时,不大的眼睛里会不自觉地泛起笑意,让我觉得又踏实又温暖。我觉得父亲的目光就像冬天里的阳光,让人特别渴望靠近。

那个周末的清晨,父亲和母亲在厨房忙碌,父亲烧火,母亲掌勺,准备给我们摊葱花饼改善伙食——那时,我们的主食以地瓜干、玉米面为主,品尝这样的美味,是一种奢侈。

风箱嘎嗒嘎嗒有节奏地响着,灶膛的火苗一窜一窜地舔着锅底。我们姐弟几个,顾不得呛人的烟气,眼巴巴地守在锅台跟前。葱花饼的香气慢慢在空气中弥散开来,我的喉部好像被一双淘气的小手轻轻抚摸着,禁不住悄悄咽了一下口水。

“你们这周在学校都学啥了?”爸爸一边往灶膛里添柴,一边和我们聊天。

“我知道中国的首都是北京。”刚上一年级的大弟回答。

“那北京城都住着什么人呢?”对于远方的世界,我始终怀着强烈的好奇。我知道,北京城里老早以前住着皇帝,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也住在北京城。可北京城那么大,住的人应该还有很多很多。

“北京城里有干部,有工人,有老师,还有科学家。”爸爸回答。

“什么是科学家呀?”干部、工人、老师,先前听说过,“科学家”这个词儿,有点儿陌生。

“比如数学家呀,医学家、建筑家呀,都是科学家。”父亲解释。

“那……那文学家是科学家吗?”我犹豫着问父亲。我想起了前些天在报纸上看到的“文学家”这个词。那张报纸,是父亲裹东西用的,皱巴巴的,报上的文章我读了一篇,结果是读得云里雾里,似懂非懂。

文学家、科学家,对那时的我们来说,都是那么陌生

而遥远。可我还是更关心文学家。朦朦胧胧觉得,他们和数学家、医学家干的活,都不太一样。

“文学家,嗯,也是科学家。”父亲望望我,顿了顿,之后用了一种非常肯定的语气回答。我暗暗松了一口气。

这时,太阳的光线从低矮的厨房门口照进来,成一道斜斜的光柱,照在父亲的上半身上。光柱里飘动着粒粒灰尘。因为一粒粒飘动的灰尘,这光柱显得愈加真实。

这一幕,在以后的日子里,一次次被忆起,并渐渐成为我心灵的一种镜像。

后来我意识到,父亲当时的这个回答,并不是特别准确——文学不同于实证的科学,可归入人文学科的范畴。但我特别感谢父亲,在我刚刚对文学产生兴趣的时刻,给了我一个肯定的回答。感谢周末回家的父亲,他的回答让我不再纠结,能够安心地守护心底那个稚嫩的、小小的梦想,就像守护一棵浅绿的、刚刚钻出地表的幼芽。

一年之后,父亲将我转学到了县城的重点小学。周末回家的父亲,用双手帮我推开了通向更大世界的大门,也让我的文学兴趣幼芽,长在了更肥沃、更适宜生长的土壤上。

流淌的美好时光

(外二首)

□吴丽娜

不要将自己囚禁太久
偶尔走出来,看看蔚蓝色的天幕
看看棉花糖似的云朵
认真书写八月的情书

不写炽热的表白
热浪翻滚,不缺这一节高昂的音符
不念往日,不惧归途
像凌霄开得从容,只活在当下
一只蝶飞过,短暂停留
也是幸福

清风拂起蝉鸣,晚霞酝酿露珠
涟漪微起,在清凉处

相聚

风填补云的漏洞,雨验证花的自由
没有任何一种风景
可以独立而生

若此刻,你望向窗外
一定会发现,绿叶在招展
蝉在不知其疲倦地争鸣

这世界,喧嚣又孤独
需要静下心,
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度
找到最合适的环境
像无数只萤火
汇聚成,灿烂星空

醉在晨曦

蝉站在树梢,练习新一天的歌声
紫薇高过院墙一寸
与隔壁的凌霄打招呼
晨露在叶尖滚动,
两只蝴蝶互相追逐

这些鲜活的小东西,在曦光中
美好又生动
跑远的孩子折返,拉住我的手
去看一只草尖上的蜗牛

我的心,
突然软成云朵一样的绵柔

初秋的指纹(外一首)

□疏桐

落叶太轻,晨雾单薄
豆荚中跳出的心事颗粒饱满
面对这汗水滴灌的作品
我不必签名
只想用布满老茧的拇指
摁下一个欣慰的结语
我需要红叶如印泥
需要土地作纸张
再让收割机在田亩上留下
金黄的指纹

晒秋

被铺平的谷物、蔬果
在晾晒中咀嚼回忆
春种秋收,当汗水化作雨滴
当阳光抽走甜甜的汁水
而水汽负责捆绑记忆
时间宛如圆环
那些被留下的储藏
与秋天兑换了货币



秋老虎

□鲁 北

秋老虎并非真虎。气象学给了它一个精确的定义:三伏出伏之后,短暂回热,气温飙至三十五度以上。它不年年到访,却常在处暑前后现身,因其酷热蛮横,民间便给它安上了这个带威吓意味的名字。

俗语说:“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今年立秋在八月七日十九时四十二分,属晚立秋。立秋而未秋,暑气不退,像一个客人迟迟不肯起身,也属正常。

在城里生活的人们,对“秋老虎”现象,受不了。走在室外,热浪滚滚,像酷暑。

我也知道当下的酷热,却欣然接受。

“天热好个秋”,这话一直深深刻在我心底,被我奉为圭臬。虽说我已在城里生活了30多年,但内心深处,始终笃定自己是一个庄稼人。这些年,即便不再亲手耕种庄稼,可我常常会回到村庄,

与那片孕育生命的土地、与茁壮生长的庄稼悄悄亲近。或去村南弟弟的小麦地里看一看,或去村北妹妹的玉米地里瞅一瞅。在家乡,我的弟弟、妹妹依然坚守着土地,辛勤耕耘,庄稼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生活的全部希望,是命根子一般的存在。

毋庸置疑,庄稼也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赖以生存的根本。不妨设想一下,倘若世间没了庄稼,我们的生活会陷入怎样的困境,生存又将面临多大的挑战?大自然、大地,还有庄稼,皆是这般无私奉献。无论自然环境多么恶劣,大地始终默默承载,毫无怨言;庄稼也顽强生长,不屈不挠。

每一棵庄稼,从播下种子,到破土出芽,再到茁壮成长,直至开花结果,这是一段漫长且充满艰辛的生命旅程。而最终孕育出饱满的果实,更是庄稼一生最为关键

的环节。还记得吗?一粒种子被轻轻埋进土里,在适宜的温度与湿度中,努力冲破土层,探出嫩绿的芽尖。此后,它历经风吹雨打,遭受干旱的折磨、雨涝的摧残,可始终坚强地挺立着,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向秋天。

立秋过后,世间万物都进入了结籽的阶段。在这“热死牛”的秋日里,人们一边咒骂着这酷热的“秋老虎”,一边满心期待着“天凉好个秋”。然而,庄稼却丝毫不惧炎热。你看那一棵棵庄稼,在炽热的秋阳下,在滚滚的热浪中,顽强生长,孕育出沉甸甸的希望,也孕育出一个充满丰收喜悦的秋天。就拿水稻来说,从最初的晒种、选种、浸种,到育秧、插秧,再历经返青期、分蘖期、拔节期、孕穗期、抽穗期、开花期、乳熟期、蜡熟期,直至最后的完熟期,每一个阶段都饱经考验。期间,既要对抗病虫害

的侵袭,又要适应天气的变幻无常。可即便面对“秋老虎”带来的高温天气,只要田间管理得当,有充足的水分与养分供应,水稻依然能茁壮成长,为人类奉献出饱满的稻谷。

还有玉米,8月中下旬正值生长的中后期,各种病虫害也频繁来袭。但农户们提前做好防治措施,精心呵护,玉米在这高温的秋日里,也在努力地拔节、吐穗、灌浆。花生、大豆等作物同样如此,它们在与“秋老虎”的较量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大自然就是这般神奇,即便有“秋老虎”这样的挑战,庄稼们依旧遵循着生命的规律,努力生长。而我们,在这“秋老虎”的余威中,在感受酷热的同时,也应从庄稼的坚韧中汲取力量,去拥抱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满怀希望地憧憬丰收的未来。